

8潮头 Tide

微小说

那年月正搞文化大革命。

王老汉五十有三，从来没到过成都。天黑，给队长请了假，说到成都看望一个亲戚。刚过半夜，王老汉就穿上当袍哥时的蓝长衫，捏了几片烟叶关门就走。刚出门不远，他又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地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那顶土黄色盘盘帽(博士帽)，扑扑扑地在膝头上拍了几下，哼着小曲就上了路，走到成都快吃午饭了。

不停地走了十来个钟头，早已饥肠辘辘。闲看着走到城中心，抬头见一家小酒馆，里面满座红卫兵。王老汉赶紧又拿出一枚碗底大的毛主席像章贴上，“跑堂的，二两糖泡酒，一盅顺风(猪耳朵)。”红卫兵们见进来了生人，不免转头看了他一眼，王老汉神经一紧，吓得打了个颤，赶忙口中念念有词背起了毛主席语录。

散文诗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1

红星，闪耀在中国。

一幅地图，无法描绘全部的波澜壮阔。

没有一种征程，如此感天动地。

没有一部史诗，如此壮怀激烈。

没有一个传说，如此荡气回肠。

旗帜，在山巅飘扬；日月星辰，在刀尖和铜号上闪亮。

雄鹰、骏马，草鞋、斗笠，篝火、钢枪……

一条红色的河流，携带金子般的理想，悲壮而昂扬地写就历史记录的第一段神奇的篇章。

大幕拉开，万水千山堆积无数瑰丽的向往。

瑞金。叶坪。梅坑。于都河。五岭。湘江。老山界。乌江。遵义。赤水河。娄山关。茅台镇。金沙江。泸定桥。夹金山。懋功。松潘草地。腊子口。岷县。吴起镇。会宁……一些词语澎湃，如同经过赤色熏陶的舍利，在史册上放出熠熠夺目的光芒。

从八万六千多人的中流砥柱，到不足三万人的民族脊梁，信仰如山，每一双眺望的眼睛，都凝成了血一样鲜红的太阳。

英雄不死，丰碑永立。

二万五千里的红绸，是扎在五千年故国腰间的绶带。从南方到北方，那些掷地有声的诗句，那些豪情万丈的颂歌，激起的何止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独立、自由、幸福、富强的火光。

2

一路上。红，是最好的表白；旗，是最动人

城市蛙声

■ 涂拥

水池和田野都在远方
半夜仍被一阵蛙声叫醒
坐在床上，我开始梦话城市
高楼逼近，能容下一只青蛙眼睛鼓起
使劲竖起的耳朵想要高于电视塔顶
确信青蛙跳进的不是记忆
记忆中闪过最尖锐蛙叫
那是刀子锋利地刺下蛙皮时
蛙鳃仍在呼吸，直至消失所有声音
同时消失了蛙泳
岁月向对岸游去，久违夏天
来临，一场大雨
蛙声一片，唤醒南宋辛弃疾词句
拍打无眠，黑夜一圈圈散去
天亮后，却无人相信
弄得我也半信半疑

苏小小

■ 马力

那天黄昏，我从私塾出来
穿青布长袍，打一把油纸伞
一路想着先生讲的苏小小
那时天上飘着细雨云烟
池塘里的荷花，跟从前一模一样
此情此景
使我误以为身在钱塘
误以为自己也有心爱的女人
她不关心结果
我也不跟她说话妯之言

要死就死在你手里

■ 江晓英

想到一定会死去。

死去后所剩无存的温柔，在风高夜黑的不谋图规中

不如死在你怀里。那便好。

从你白葱似的芊指下释放诡异，神曲

一定有到位的诸多情绪，不单单是雄浑的哭泣

低沉的抑。窒息从我的鼻孔里吐纳白花花

泉水。你啊！

祭祀一趟趟地赶。送别又开始了：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个时辰的那某某人的某某某：

地狱无门。天堂聊甚于无的干净些。请——

王老汉进城

■（四川）王勤

在身上摸，还不时地回头张望是否摸掉了。红卫兵见他连连回头张望，断定他是潜伏下来的台湾特务，更是紧追不放。

王老汉千摸万找地居然翻出伍分钱来，心头一喜:喝酒。回头走两步又急忙转过身，“伍分钱喝个球!”他真是又饥又渴又窝火。走到南桥转弯处，一股烤红苕的香味顺风而来，咕!吞下一口唾沫，忙花三分钱买了个比较大的，还烫，于是就揣进长衫。他想:还有两分钱路上喝糖精水。

又走了一截路，红苕不那么烫了，王老汉拿出来正要吃，突然感觉后面有人盯着，

长征颂歌

■（江苏）王奎

3

跋涉。艰难地跋涉。

在红星闪耀的版图，红，成了一种精神的源头。

或许，沿途的草木还带着战士们感人的体温。顺着二万五千里的线路撒下的珍珠和辉煌，为空洞或饥饿的内心摆出真理的盛宴。

驰骋十一个省，两万万双民众的耳朵，都听到了那来自瑞金、来自遵义的红色的声音。

让最直白的主义，与乡野、山寨对接。

在围追堵截中宣传，一天，一月，一年，或者更加久远。红旗，擦亮了迷茫的眼睛。一把铜号里的嘹亮，锻造出战斗不息、进取不止的魂灵。

漫漫征途，延伸着翻身解放的正道。独立、自由的长路，把每一块沉睡的骨头唤醒。

战马嘶鸣，莽莽苍苍的大地，矗立起民族的脊梁。

一粒粒粮食，就是一行行红色的语言，在穷苦人的掌心，改变着手或者脚的命运。红，在扩大。红，在蔓延。与红有关的故事，个个鲜活、动听。

一盏微弱的灯，被编织过草鞋的手，一次次深情地拨亮。一片片贫瘠的土地，开始种植古老的期待与崭新的希冀。

跋涉。充满希望地跋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跋涉。

那些无法言说的岁月，逶迤在史诗般红色的河流。中国，看见了英雄们的铮铮铁骨；

世界，听见了热血在苦难的东方奔涌。

曙光在前方发酵。无数赤诚的胸膛，敞开旗帜、红星和火焰。最后一滴血，喷薄而出，红色的寓言从此有了经典的开篇。

4

播种吧，播种哟。

用草鞋播种黄金，以战马播种和平。

没有谁能够干扰一粒种子，穿越五千年的孤独，以二万五千里的执着，在祖国累累的伤口上，长出一片花园，或者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每一次开垦，都是听从龙的召唤。

一路的播洒，就像在大地的子宫留下希望的血脉。

开花，也许只要一天。收获，有时就在眼前。

一支用“红”字命名的队伍播下的，自然是世上最饱满最有活力的种子。而每一粒种子的未来，都像是闪闪的红星，拉开黎明的拉链。

从播种里抽象出更深含义的播种，从骨头上培植更像祖先的骨头。

长征是播种机，每一步都包含炽热的心。

播下火焰和炼金术，播下脚印及指南针。那些用铁锤与镰刀梦想着、创造着的勇士，正肩挑背扛着一个民族的困苦和希望，在汉语最扣人心弦、激浊扬清的一页，播种大写的、立体的、盘古似的“人”。

古时月照遍三秦六国
唯留内心独白
蹉跎岁月，为明天

只等他日你来听

■ 陈宗华

你带不回来，连服饰上绣的树叶也带不回来。想像继续可以美丽重新搬出玛雅阿夫斯基的阶梯想怎样重整历史都不可能亲历高尔基的海燕

立秋天的早晨
北纬 28° 有一道慢风景
伴我穿越鸟鸣
姑且就这样走下去吧
不会怪你的

蓝格子衬衫穿上身觉得也很帅气
或许和俄罗斯套娃站在一起
会不伦不类
心情平缓多了，煮茶
只等他日你来听……

母亲住在山坡上

■ 乱板

我们从城里去乡下看望母亲
坐一小时内。穿一个古镇
走半小时石板路，十分钟黄泥路
母亲一个人住在山坡上
青梢拂瓦，溪流濯耳，远山叩窗

我们的双脚沾满了泥巴
亲戚说你该把母亲接到城里
南寿山离我们很近
繁华兴盛，是个大都市

我默不作声。从城里去往乡下
我能多次见到母亲
马路上，迎面而来的老式公交
母亲的脸映出一扇车窗
人到中年两地分居的奔忙垂在辫上
古镇里，赶往讲台的年轻翠花裙匆匆
石板路上，小姑娘驮着一捆远山木柴停下
母亲，在笑吟吟地给我们让路
我默不作声。黄泥路旁梨花漱漱作响
我说母亲在坡上看见我们了

2016 中国泸州诗人新作展

跟我来。你别无选择的。
我要死。要死就死在你手里。

秋里读诗

■ 姜维彬

风是凉的，身影，没入了黄昏
一个人一首诗，秋天的背景
不只是悬想，香饽饽的
野菊花，从缝隙中探出头来
一只白蝴蝶扇着翅膀，向我张望
我也望着它，它的一举一动
就像我一样，这个秋天
并不孤单，一个人的愿望
一点一点地读，安静，生长
也有沙沙声……

睡莲

■ 野人

莲花不忌午睡的歧途，像佛睡在尘世
像一首诗睡在小心里
从淤泥里离家出走
没那么多的柔情蜜意供你逍遥
蜂蝶纷纷绕道好望角，寻觅新大陆
误入藕花深处的蜻蜓，迫降在
一朵花的睡眠上，成为街头巷尾的绯闻
曾经沧海的遗孀，年年都有一段姣美的容颜
从侏罗纪睡到白垩纪，睡到那阕日暮的宋词
惊起转世的鸥鹭，一起争渡
争渡，这是一片不太平的南中国海
能够渡过的海都不是苦海

开着火车来接你

■ 石通玉

看你后脚一踏上火车，我就笑了

庭院太窄，压低的竹梢遮挡
大部分天空，容不下一朵云的卷舒
想到河边走走，怕湿了鞋
夜路走多了也不行
墙内秋千，墙外行人
篱墙上的百合摇着春天

弦月时分，就等你打开木门

只要你一上火车
出不出轨由不了你

暴雨如注

■ 张蓉

雨很凶狠，像不速之客
越窗而来。风在他背后，
推他、并尖声惊叫
我的阳台，顿时滂沱
而你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我开始怀疑
是雨捂住了你耳朵
还是雨只下在了我身边

为自己命名

■ 夕颜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像金鱼一样小心喂养
直到它们全都复活，靠着它们
我度过漫长的梅雨季节

你不在的日子，我拉紧窗帘
把自己叠进严实的外套
虚掷一寸春光，挥发一缕幽香
我都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座被酒熏坏的城市
只有我能闻到自己的花香
深夜，我将自己拆散开来
像探索一座沙漠中的古堡

笑容交给别人，身体交给你
忧伤呢？或者我
将哪一部分命名为自己
沁入骨髓的温情才不会流失

夜

■ 欧阳锡川

有月高挂也与你共戴天
悄悄地走
换作满山身影
不用躲，静待

来：“危险！手榴弹！”

厕所里解溲的人见红卫兵扑向老头，并说有手榴弹，吓得提起裤子就跑。

原来，那红卫兵并没给甩掉，他见王老汉钻进厕所，拿出手榴弹就吱引线，来不及细想，便和身扑上。王老汉听说有手榴弹，并有人在掩护自己忙喊：“快点跑！”使劲一推想把人推出去。哪知那人起手一拳将他打昏。外面的人只听见厕所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为最伟大的时刻就要来了，吓得屁滚尿流地又跑了好一阵。可是——

好久

好久

手榴弹并未爆炸。有胆子稍大的走进厕所，见红卫兵压在老头身上，两个人都昏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掀开二人，只见王老汉趴在地上，一脸烂红苕粑粑。

气节在播种里永恒，思想在播种中提升。从那部圣经般的《共产党宣言》里提炼出的精髓，落地生根，见风就长，长势喜人。

5

八十年过去，长征，这从史上传来的千古绝唱，依然是天地间最为恢宏的交响。

回望长征。重走长征路。

灵魂经受一次次的敲击、叩问、洗礼和锤炼。

我相信，宣言书的声音还在发芽，宣传队的身影依然矫健，播种机的含义流传千年。

一条路，延伸着，就是华夏的生命。

一面旗，鲜红着，就是民族的明天。

就让八十年前的钢铁，铺设成新长征路上的铁轨。二万五千里的征程，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概念。

那些至今流淌着、滚烫着、站立着的热血，与每一个叫中国人的肤色和梦想高度地吻合。我要融入这生生不息的红里，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熔炉中，科学地炼制另一种优质的铁。

思想和精神，在长征途中穿行，有目的，却没有终点。

也许唯有长征才能排解体内的毒素，红星照耀下的灵魂，才能冲破功名利禄的封锁。

那些无名的墓碑，那些归于尘土的尸骨，谢绝华丽的词藻，用纯金般的召唤，一年年，演唱着生存和自由的颂歌。

一条红色的河流，无法写完那段神奇的历史。一部叫“长征”的英雄史诗，足以荡涤、抚慰整个人类全部的灵魂。

长征不朽！

长征万岁！

“等送商城”杯

2016 中国中青年诗人诗歌大赛 征稿启事

为繁荣中国诗歌文化，增强企业与诗歌的互动效应，《企业家日报》社与等送商城联合在全国开展“等送商城杯2016 中国中青年诗人诗歌大赛”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活动由等送商城独家冠名赞助。

二、本次参赛的诗稿限 30 行以内，且未在公开发行的纸媒上发表。

三、参加本次诗赛的作者年龄在 20-50 岁。

四、参加本次诗赛的作品先在潮头文学公众号（ID:chaotouwensexue ）上推出，后选发在《企业家日报》潮头副刊。

五、评奖原则：凡在《企业家日报》副刊发表的参赛作品，由报社和等送商城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并综合网上投票结果，然后评出优秀作品。获奖名单将刊发在《企业家日报》潮头副刊上，并由《企业家日报》社颁发证书。

六、本次参赛作品截稿时间：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稿件请发邮件：306632847@qq.com,注明参赛作品字样。

企业家日报社
2016 年 9 月 23 日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